

萌动天下
HENG DONG TIAN XIA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这一生，他若愿意娶她，
她便与他举案齐眉，
他若不愿，她便常伴青灯。

闲妻

萌夫

墨枫
Xian Qi
Meng Fu

潇湘书院人气大神

【墨枫】

打造最萌最毒舌男主

淡定奇葩女勇敢“娶”
魔教教主的驭夫血泪史

她机灵聪明又持家，想嫁人却被退婚！
他俊美深情又腹黑，为何要向她提亲？
借问姻缘何处有，直教他寻觅良久。

驭夫秘笈

想要美男多听话，没日没夜把他夸。
想要美男不花心，偶尔变身小清新。

网络原名：《闲妻邪夫》



闲妻
萌夫

上

墨枫 著

XianQi
MengFu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妻萌夫/墨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99-5740-1

I. ①闲…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5959号

书 名 闲妻萌夫(上、下)

作 者 墨 枫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夏 童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7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740-1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上

- | | |
|------|----------|
| 第一章 | 魔教提亲/001 |
| 第二章 | 遇见故人/015 |
| 第三章 | 点火烧钱/031 |
| 第四章 | 借刀杀人/046 |
| 第五章 | 武林大会/058 |
| 第六章 | 寻找解药/070 |
| 第七章 | 黎族公主/086 |
| 第八章 | 营救云舒/096 |
| 第九章 | 途遇聂青/105 |
| 第十章 | 遭遇抢婚/118 |
| 第十一章 | 变成野人/132 |
| 第十二章 | 破解机关/148 |





目 录

【上】

第十三章	身怀六甲/158
第十四章	孩子出生/165
第十五章	调教小儿/174
第十六章	身世之谜/190
第十七章	身份曝光/199
第十八章	战火再起/214
第十九章	朝臣来访/232
第二十章	瘟疫蔓延/242
第二十一章	醋意横生/253
第二十二章	聂青成亲/266
第二十三章	身中剧毒/276
第二十四章	寻找夫君/289



第一章 魔教提亲

“舒妹，把玉如意还给我吧。”

慕容云舒一来到客厅就听到方鸿飞这样说，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玉如意是方家的传家宝，十年前方母送给她当定亲信物的，如今他只身来讨，意图很明显。

“作为补偿，我送你一柄宝剑。”方鸿飞扬手示意身后的随从把一个开启的方形的大锦盒递给她。

慕容云舒扫了那宝剑一眼，没接，淡淡地说道：“不用了。玉如意本来就是方家之物，还给你是理所当然的。”

“可毕竟是我有负于你。”

“你不必内疚。我不收你的玉剑，不是怪罪于你，只是担心哪天你又拿一把菜刀来换回这柄宝剑，耽搁大家的时间。”

方鸿飞闻言大窘：“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慕容云舒左边的眉毛一挑，悠悠地问：“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

“那慢走，不送。”

“舒妹……”方鸿飞正要追上去，却被慕容云舒的贴身丫鬟挡住去路。

“方少侠，大门在那边。”绿儿指着大门说。

“我知道，我是想……”

“方少侠走好。”

“我现在还不能……”

“来人，送客。”

“你……好！你慕容府既然不把我名剑山庄放在眼里，以后就休怪我见死不救！”方鸿飞恨恨地搁下这句话，拂袖而去。

“小姐，方鸿飞临走前说的那句话只怕大有文章。”绿儿忧心忡忡地说。

慕容云舒不甚在意地一手翻账本一手拨算盘，不咸不淡地说：“随他去。哪条狗咬人前不吠几声？”

“没错，就是狗，不对，简直连狗都不如！狗都不会在老爷刚过世的时候来退亲。”绿儿义愤填膺道。

“我也不会与狗定亲。”

“……”

“墙倒众人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什么好愤慨的。”慕容云舒依旧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专注地算着账，好似除了账本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

主子默默忍受的态度让绿儿不禁悲从中来：“唉，要是老爷还在就好了，谁也不敢欺负咱们慕容府的人，更不敢欺负小姐。”

闻言，慕容云舒那正在拨算盘的修长手指一顿，慢慢地抬起头来，明亮的双眸紧紧盯着她，郑重其事地说：“就算爹不在，也没人敢欺负慕容府的人。”

“小姐……”绿儿千言万语化作几滴清泪，心想：小姐终于崛起了，崛起了！

慕容云舒奇怪地睨了泪水奔腾的绿儿一眼，低头继续算账，拨了几下算盘后又停下来，说：“去看一下大夫吧，若没银子，就直接去账房拿。”

绿儿摸着头，不明所以地问：“看什么？”小姐她没病啊！

“眼疾。”

“……”眼疾没有，内伤很重。绿儿望着一本正经的主子深深地叹一口气，崛起的小姐还是小姐，说起话来依然有板有眼，不食人间烟火。

慕容家世代经营钱庄和银楼，慕容云舒的父亲慕容青是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商场高手，在他的经营之下，慕容府旗下的汇丰钱庄遍布全国，几乎垄断整个市场，而银楼的金字招牌“千变万银”也享誉四方，备受达官贵人的青睐。

在慕容青过世之前，“金陵慕容府”这五个字就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门庭若市，人人趋之若鹜。而在他过世后的短短五天内，钱庄出现大量银票兑现，银楼经营惨淡，门可罗雀。所有人都认为慕容府从此将衰败一蹶不振，没有人再来巴结讨好献殷勤，也没有人再来混吃混喝骗银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慕容云舒是乐见其成的。她天生好静，不喜人多，父亲在世时她很少在人前露面，这也是外人笃定慕容府会没落的原因之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大小姐，能抵什么用？

慕容府的人却知道，这个看似柔弱的小女子能抵万金。问题只在于她想不想以千金之躯顶起这万金家业。

慕容云舒天生怕麻烦，这辈子只想嫁人前当好吃懒做的大小姐，嫁人后当好吃懒做的少夫人。老天爷却与她开了个玩笑，让她在一周之内同时失去父亲与丈夫的保护伞。

她对方鸿飞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他是名剑山庄的少庄主，她将来的丈夫。若没有今早的见面，此时她的亲笔信大概已经送到了他手中，请他接手慕容府，但是必须以成亲为前提。

真没想到他会来退婚。才不过五天，慕容府就到了白送都嫌烫手的地步吗？

慕容云舒挠了挠肩上的披风，望着窗外的夜空，有生以来头一回叹了一口气。

每个月的十五慕容云舒都会去寺里上香，这个月也不例外，一大早就坐着有

慕容府标志的软轿去万云寺。途经月老桥时，遇上一群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挡住了去路。

“小姐，是名剑山庄的迎亲队伍。”绿儿咬牙切齿地在软轿的侧窗边上说。

慕容云舒黛眉一皱，掀开窗帘不高兴地问：“不是已经退亲了吗？”以前让她嫁给方鸿飞她不会有意见，可现在……她倒宁愿嫁给一条狗。

“应该是去镇远镖局的。”绿儿小声说，心中大骂方鸿飞负心汉负心汉，枉她私下把他当姑爷好多年！

镇远镖局在金陵是声望极高的大镖局，听说总镖头林镇远膝下有个貌美如花的女儿，江湖上称她为“江湖第一美女”。

不知那方鸿飞是踹了她之后才搭上的林水儿，还是先搭上林水儿才踹开她。

慕容云舒眸中露出几许不屑，放下窗帘重新坐正：“这不关我们的事。继续走。”

“可是他们停下来挡在了桥中央。”

轿内的人沉吟几秒，绿儿忽然听慕容云舒说：“你去告诉方鸿飞，好狗不挡道，让他向狗学习。”

“小姐，你越来越刻薄了耶。”可是她好喜欢现在的小姐，更有人情味。

“嗯，他要不让道，我还可以更刻薄一点。”

绿儿的眼神由欢喜变成崇拜，昂首挺胸地走向“敌方阵营”：“方少侠，我们家小姐说了，好狗不挡道，你要不想被人骂成恶狗，就赶紧让路。”

方鸿飞一听脸就绿了，没有理马前的小丫鬟，直接骑马来到慕容云舒的软轿前：“这是怎么回事？”

慕容云舒没有下轿，隔着帘子淡淡地说：“我也想知道。”

“少装傻！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心甘情愿接受退婚。有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我一定满足你。”

“你以为我是来闹事的？”

“你还想狡辩？”

慕容云舒好笑地摇了摇头：“当真什么条件都满足？”

“只要你肯让道，并保证不在我的婚礼上捣乱。”

听到这话，慕容云舒更加想笑了。见过自以为是的人，没见过自作多情的狗。他还真是狗中极品啊！

“只怕我要的东西你给不起。”她徐徐地说。

方鸿飞仰头一笑：“笑话，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方鸿飞给不起的？”

“名剑山庄。”

方鸿飞的笑容陡然僵住，气急道：“你——”

“给得起吗？”

“当然……”方鸿飞忽然闭嘴，恼羞成怒地盯着轿帘，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你到底想怎样？”

“去万云寺。”慕容云舒如是说。

“什么？”

“去万云寺。你的迎亲队伍太壮观，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不是来劫亲的？”

“方少侠说笑了，大业王朝的男人还没死绝，我怎么会劫你的亲呢？”

“慕容云舒！”

“方少侠若没有其他事，烦请让路。误你良辰吉时事小，坏我求神拜佛事大。”

她说得云淡风轻，他听得怒气腾腾。

“慕容云舒，你太狂妄了！”

对这句“赞美”，慕容云舒欣然接受：“慕容家的人都如此，作为前准女婿，方少侠应该早有此觉悟才是。”

她越是气定神闲，方鸿飞就越发恼火，但又不敢轻举妄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还没有摸清慕容府剩余的势力之前，还是不要正面冲突的好。

方鸿飞掉转马头，走进自己的队伍，扬手发号施令：“全部靠向两边。”

不一会儿，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中央开出一条一轿多宽的路，所有人列队两旁，好似迎接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

“小姐好威风哦。”绿儿边走边窃笑。

“又不是没有威风过。”慕容云舒一点也不觉得这值得欣喜。当今圣上的朝堂她都走过，那时候列队两旁的可是文武百官，这点排场算什么。

月老桥的事虽然是个误会，却误会大了。没出三天，慕容府当家大小姐拦轿劫亲的事就传遍了金陵的大街小巷。

“小姐，一定是名剑山庄的人传的流言！”

“嗯。”

“那个方鸿飞实在太可恶了，简直欺人太甚！”

“嗯。”

“小姐！”绿儿佯怒，把桌上的账本全部抱进怀里，退后两步说，“所有人都在骂你不守妇道耶！你怎么还这么淡定？”

慕容云舒无奈地看向她，索性丢下笔问：“他们骂得对吗？”

“当然不对。”

“那又何必在意？”

“就是不对才要反击啊！白白被人骂，多冤枉。”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反击？割他喉咙，挖他双目，还是断他四肢？”

“小姐……你好残忍。”

“是你说要反击的。”

“可我没让你草菅人命啊！”

“是为民除害。”

“……”

“放下账本，去把管家叫来。”

话音刚落，管家就急匆匆地跑来书房，气喘吁吁地叫道：“小姐，大事不好了！”

慕容云舒双眸一沉：“出了什么事？”

“魔教的人来……来……”

听到“魔教”二字，慕容云舒的心倏地一颤，慕容府向来与魔教中人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怎么会找上门来？

“来做什么？”

“来……来……”管家支支吾吾好半天才哭丧着脸说，“来提亲。”

慕容云舒闻言一愣：“有人提亲是好事，您哭什么？”

“可对方是魔教教主啊！”

“魔教教主不是男人吗？”

“是男人。”

“是男人就是好事。”丢下这句话，慕容云舒不疾不徐地朝客厅走去。

四个青衣男子站在客厅中央一字排开，身后跟着几十名手下，抬着十大箱黄金，这是慕容云舒来到客厅时所看到的景象。

“诸位请坐。”慕容云舒坐上主位，“来人，沏茶。”

“不用了。”东护法挥手示意手下把箱子抬上来，开门见山，“我们是替敝教教主来向慕容小姐提亲的。”

“看出来了。”慕容云舒没有看他，反倒盯着那十大箱黄金，心中开始天人交战。

慕容府现在很缺钱，非常缺。经历了父亲去世、方鸿飞的退婚和所谓的“拦轿劫亲”事件之后，大家对汇丰钱庄的信任度越来越低，银票兑现的金额也越来越大。银楼在不断地亏本，如此下去，恐怕撑不了多久。

而这十大箱黄金，正好可以解燃眉之急。

可是，身为慕容府唯一的继承人，她不能嫁人。

思忖良久，慕容云舒道：“对不起，慕容府的女儿不外嫁。”

南护法道：“那他嫁你成不？”

“贵教教主哪里有问题吗？手残还是脚残？”这事若放在以前她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慕容府不管在江湖还是在朝廷都威望极高，有人想倒贴这很正常，事实上还很多，方鸿飞就是其中之一。可现在还有人愿意倒贴，而且是横行江湖的一教之主，这太不正常了。

西护法道：“我想，大概是脑残吧。”

“明明是心残。”北护法继续说，“我们教主虽然长得一表人才，可心黑得很，人格扭曲，喜怒无常，典型的邪魔外道。这样的人，愿意给你当倒插门女婿不奇怪。”

“是啊，很正常。”东护法一脸似笑非笑。

慕容云舒闻到了阴谋的味道，但并不是冲着她来的，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你们确定他愿意入赘？”

“确定！”四人异口同声，表情相当之幸灾乐祸。

慕容云舒了然一笑：“看来贵教教主做人不是一般的失败！”

“夫人高见！”四人又是异口同声，皆一副天涯遇知音的激动状。

慕容云舒真怀疑他们是不是四胞胎：“我还没过门，你们叫我慕容小姐就好。”

“晚叫早叫都一样，咱们魔教中人，没那么多规矩。”北护法摇着手说。

“也罢。不过我有孝在身，三年后才能成亲。”其实爹生前交代过不必为他守孝，之所以这样说，是不愿立刻成亲。毕竟，她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没关系，先定亲。我们还要回去复命，先行告辞。”

“好，诸位慢走。”

四位青衣护法先走，其余人抬着黄金紧随其后，鱼贯走出客厅。

慕容云舒奇怪地皱起眉：“黄金不是聘礼吗？”

众人止步，东护法回头说：“本来是是的，但既然教主要‘嫁’给夫人，就应该改成嫁妆。哦，对了，夫人记得带上媒人和聘礼上黑风山提亲。”

媒人……聘礼……慕容云舒忽然有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感觉。

钱庄告急，她到哪里去弄聘礼？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答应亲事为的就是那十箱黄金，现在既然没了黄金，这亲事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言而无信，不是慕容府所为！

真为难。

东护法误会了慕容云舒的表情，笑着说：“夫人不必为难，我们教主廉价得很，您就按猪肉的市价称斤算。”

“我不知道他有多重。”其实她想说，用那十箱黄金当嫁妆她也不介意。

“大概加估计，一百三十斤吧。”

“听说最近猪肉很贵。”黄金留下吧留下吧。

“那我回去劝教主减肥。”

“慢走，不送。”婚期一定要再推后一个三年！

送走魔教众人，慕容云舒一脸挫败地坐回软椅，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小姐，你真的要嫁给那个魔教教主吗？”绿儿问。

“是娶。”

“好吧，娶。”绿儿无语地翻了翻眼珠子，“可是，对方是魔教教主，魔教的人……不是好人。”

“嗯。”慕容云舒一脸严峻地点了点头，“得赶紧完婚才行。”

这逻辑跳跃得太无章法了，绿儿再次强调：“小姐，未来姑爷是魔教教

主，教主啊！”

“那又怎样？”

“他是魔教教主啊！”小姐当真不晓得魔教是人神共愤的江湖大患？

“方鸿飞是名剑山庄的少庄主。”

绿儿愣了一下，接着恍然大悟：“小姐的意思是，魔教里的人不一定是魔，正派中的人不一定是人？”

“嗯。”慕容云舒点头。

她虽然不是江湖中人，却对江湖中的事知之甚多。作为局外人，看得也通透。名门正派做事不一定光明磊落，魔教中人并非全是邪魔外道。

据她所知，魔教教主楚长歌是个鼻子朝天、我行我素、狂得不得了的人物，不管是武林盟主还是江湖泰斗，皆不放在眼里，属于人人想打却没人敢打的类型。

这样不可一世的他，为何会向她提亲？

为财？这放在以前还有可能，现在……慕容府实在没什么财可以让人垂涎。

为名？别人还说得过去，但是楚长歌……他就算娶个仙女也难以沽名钓誉。

为色？慕容云舒忽然脸一红，心中感到无比羞涩，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去。楚长歌从来没见过她，怎么可能？

“小姐，掉了什么东西吗？我帮你找。”绿儿问。

慕容云舒大窘，脸微微发热，朝闺房走去，边走边说：“掉了一只耳环，找到归你。”走开老远还听绿儿在后面困惑地碎碎念：“到底在哪里呢？”

慕容云舒不禁莞尔一笑，丫鬟果然要用傻一点的。

黑风山，迎风楼。

“入赘？”楚长歌仰头大笑，“这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楚长歌又不是娶不到老婆，干什么去给人当倒插门女婿？

“夫人说慕容家的女儿不外嫁，那就只好我们魔教的男人入赘咯。”北护法耸耸肩说。

“她不肯嫁？”楚长歌的俊脸陡然沉下，声音冷若冰霜，“为什么？”

他翻脸比翻书还快。北护法连忙退后两步，以免受池鱼之殃：“夫人只说不嫁，没说不娶，也没说不许你入洞房。”

南护法接着道：“其实这样也好，不仅省了聘礼，还能……”

“她没收聘礼？”楚长歌的眉头皱得更紧，厉声道，“出门前我是怎么交代的？”

东护法立刻回答：“务必让慕容云舒收下聘礼。”

“结果呢？”

“结果……她没收……但是她其实是肯收的，属下再跑一趟。”

“不必。”楚长歌淡淡地打断他的话，剑眉紧锁，修长的手指在桌子上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敲打好半天，忽然嘴角一勾，俊朗的脸上露出一个颠倒众生的笑

容，“立刻准备嫁妆。”

他表面人畜无害实则危机四伏的笑容，四大护法是再熟悉不过的，顿时骨寒毛竖，下意识地往后倾了倾身子。

四位护法很想说，等慕容府的聘礼到了再准备嫁妆也不迟。可目光一碰触到那个笑脸，所有违抗的勇气就全部烟消云散了。

不就是嫁妆吗？咱魔教有的是银子。四位护法一想到天塌下来有银子撑着，顿时轻松了许多。

“教主想要什么样的嫁妆？”

楚长歌想了想，说：“十里红妆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就按那个标准来。”

“遵命……”

过了几日，因被魔教提亲而成为街坊谈资的慕容府再次成为焦点——工人罢工。

听到这个消息时，慕容云舒正在跟绿儿对弈打发时间。她的手一抖，一颗黑子落入虎口，大局已定，白子胜。她轻叹一口气，本来是想和局的。

“小姐！”绿儿急得头顶冒青烟，一跺脚，道，“小姐，你真想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

那句话是这样用的吗？慕容云舒不太赞同地看她一眼，一本正经地说道：“就算我有幸能当一回皇帝，你也成不了太监。”

“……”算她嘴贱。

“想不到云舒还有这等抱负。”一道深沉的男低音从与大堂连通的长廊末端传来。

“表哥！”慕容云舒惊喜不已，扔下棋局向来人飞奔过去，激动地停在他身前三分处，“表哥，你怎么来了？”

华陵天宠溺地揉揉她的头，笑道：“傻丫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来吗？”

“可是太后那里……”

提到太后，华陵天的脸蓦地一寒，冷冷地说道：“她管不了！”

慕容云舒心知他不爱提太后，于是转移话题：“京城变化大吗？上一次去还是四年前，挺怀念的。”

“变化大不大，你看过不就知道了。”华陵天温柔一笑，将她的双手捧在手心，“我这次来就是打算接你进宫的。”

饶是一向沉着冷静的慕容云舒也被“进宫”两个字惊呆了，她慌乱地抽回手，趑趄退后几步：“为……为什么要接我进宫？”

“如今伯父已过世，而名剑山庄又退了亲，当然该由我来照顾你。”说到名剑山庄退亲时，华陵天眼中明显闪了几缕寒光。

“你的意思是，把我接进宫去……照顾我？”慕容云舒有点晕，但愿事情并

不是她想的那样。

“嗯。”华陵天再次紧紧捧起她的手，眼神认真得犹如对天起誓，“我现在虽然不能给你太子妃的名分，但你要相信我，一旦荣登九五，你一定是我的皇后，唯一的皇后。”

面对他的如此深情，慕容云舒更加晕了，心中涌起各种难以名状的激流，分不清是感动还是心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喜欢他、依赖他，愿意蜷在他的臂弯之下。可是，这能够成为嫁他的理由吗？

慕容云舒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以前因为与方鸿飞有婚约，所以从未想过对华陵天的感情是否真的仅仅是兄妹之情，而现在……也想不清楚。

沉吟良久，慕容云舒轻轻开口：“对不起，表哥，我不能随你进宫。”

华陵天显然没料到她会这么快就拒绝，僵了半晌才恢复正常：“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

“我不能。”慕容云舒像是怕自己反悔似的，亟亟表明立场，“我不能随你进宫，因为……我有婚约在身。”

“不是已经退亲了吗？”

“退了，又定了。”

华陵天面容一冷，沉声道：“难道外面的传言是真的？你真答应了魔教教主的提亲？”

慕容云舒很惊讶他会知道她与魔教教主定亲之事，但转念一想，这段日子以来，连她打个喷嚏这种小事都会转瞬间传遍大街小巷，更何况是定亲这种大事。他既然来到了金陵，会知道也不奇怪。

“我拒绝了他的提亲。”她更正，“不过我派了人去提亲。”

“什么？”华陵天被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他知道这个表妹说话做事一向特立独行，若非对她极其了解，很难理解她的逻辑，可这回也太扯了。

“方鸿飞当初就是要入赘的。”

“所以说想娶你，就必须入赘？”

“嗯。”慕容云舒点头，“长女不外嫁是慕容家的家训。”

“你并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华陵天不相信她与魔教教主定亲仅仅是因为对方愿意入赘。

“所以我更不能随你进宫。”

虽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接话，华陵天却听懂了其中的真意。

沉思良久，他忽然问：“如果我不当太子了呢？”

慕容云舒一惊，然后淡淡地说道：“你不想当太子是好事，但不要说这件好事是我促成的。这顶帽子太大，我戴不了。”

华陵天苦笑，他不会为他背负骂名，他也不会为她舍弃江山。他与她，果然还是只能做兄妹。

“有朝一日若改变主意，东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慕容云舒一皱眉：“后门呢？”

“没有后门。”

“那我以后不去东宫了。”

“……”华陵天在脑中捶地，她果然很不懂风情。

慕容云舒不懂他为何一脸挫败，眨眨眼，指着不远处的棋盘说：“要下棋吗？”

华陵天扶额：“容我提醒你，慕容府很快就会被人挤破。”

她真该去前面看看，场面之壮观，连他都叹为观止。不得不说，大业王朝的人真多。

慕容云舒完全不以为意，挑了挑眉，说：“放心，这墙很牢固，挤不破。”

华陵天连无语都懒得表示了，直接忽视她良好的自我感觉：“听说都是来要工钱的。”

“嗯。”慕容云舒轻轻应一声，开始仰头观察天象。

“伯父才去世不过一个月，怎么会拖欠工钱到这种地步？”

慕容云舒继续举目望天，轻淡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真实：“爹爹可能是早料到自己大限将至，偷偷把银子换成冥币烧了，等着去下面当首富。”话音未落只见管家顶着生不如死的样子急匆匆地跑过来，还没走近就大叫一声：“小姐，大事不好了！”

慕容云舒点点头表示听到了，待他走近才不疾不徐地问：“工人开始抢东西了？”

“不是。”

“那你急什么？”

管家提袖抹汗：“外面……外面来了一群很奇怪的人。”

“比你还奇怪？”

“没我奇怪……比我奇怪……不是……我不奇怪……”管家再次提袖，掩面做哀怨状。

“还说你不怪。”慕容云舒淡淡地睨他一眼，缓步朝大堂走去。

当慕容云舒来到大堂时，见到的是两列手持兵器的红装男子从屋内一直延伸到街上，望不见尽头。而那些罢工生事的工人则已退至两侧看热闹。女主角出现时，现场开始骚动起来。

“慕容世家，拖欠工钱，天理不容，人神共愤……”

不知是最近怪事见多了还是怎么的，慕容云舒发现自己越来越淡定了。她静静地——扫视红衣男子们片刻，然后对门外乱吼乱叫却不敢轻举妄动的工人说：

“这个口号不押韵，你们先回去，想个押韵的口号后再来。”

顷刻间，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的嘴巴张成鸭蛋形。

慕容小姐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那工钱……岂不是没指望了？

然后，“慕容世家，拖欠工钱，天理不容，人神共愤”的呼声震耳欲聋。

慕容云舒不躲也不争，站在门口耐心地听他们喊，直到他们自觉无趣停下来才又开口：“什么时候想出押韵的口号，什么时候发工钱。”

现场再一次陷入死寂。

“咳咳……”华陵天实在看不过去了，替她说道，“大家先回去，三天后发工钱。”

“你当我们是傻子啊！谁知道你三天后发不发。”

“我保证……”华陵天正要开口，却被一个声音打断。

“我们魔教担……”“保”字还没出口，所有人作鸟兽散，连滚带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华陵天愕然，这魔教也太嚣张、太有信服力了。

慕容云舒挑挑眉，转身面向刚才说话的人：“你们是……”

“嫁妆。”

“这嫁妆未免也太……奇怪了点。”

“教主说了，咱魔教嫁人，不能随便，一定要十里红妆。”

十里红妆是这样解释的吗？慕容云舒哭笑不得，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其实我更想要真金白银。”全天下人都知道她慕容云舒缺钱啊！

“从这里绕街到城门口，一米一人，用人一万，刚好十里。”东护法得意地笑道，“这些人可都是我们魔教数一数二的高手，身价何止千万！”

“是啊，他们可以帮你赚大钱。”南护法帮腔。

慕容云舒想了想，无比严肃地问：“你说他们身价过千万，指的是黄金还是白银？”

“……”

“难道是铜钱？”

“……”

“管家。”慕容云舒侧头问管家，“金陵哪里有人贩子？”

“这……”管家再次提袖，摊上这么个大小姐，他活着没脸见人，死了也没脸见鬼啊！

“可以送到京城去卖，那里需求大。”华陵天无视众红衣男杀人的眼光，煞有介事地开口。

“是吗？”慕容云舒若有所思地撇了撇嘴，良久，问，“京城哪里能一次性把他们全部卖掉？分批卖，太麻烦了。”

华陵天轻勾嘴角，脸上露出一个特诡异的笑：“皇宫。”

此言一出，众人拿剑的拔剑、握锤的举锤，杀人般的眼光一齐投向华陵天。

“那岂不是还要一个一个地处理？”慕容云舒问得很含蓄。

华陵天满脸黑线，这个表妹呀，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你可以让他们自己解决。”其实皇宫有专门做这事的，可表妹存心想吓人，他这个当表哥的怎能不配合？

闻言，慕容云舒如释重负，道：“那你们就自己解决吧，卖完身把银子交给管家。”

一听这话，众红衣男杀人的心都有了，奈何教主有训——务必把夫人当亲娘供着。

他们虽然身处魔教，可弑母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万万做不出来啊！亲娘杀不得，不过某碍眼又多话的男人还是杀得的。

众人眼眸一沉，浓浓的杀气凝成一柄利剑，直指华陵天。当然，真刀真锤也没有闲着，气势汹汹地指着他。

华陵天却毫不畏惧，冷冷地与他们对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他带出宫的数十名大内侍卫分别于前后左右将他护住，咻的一声拔剑以对。

南、西、北三护法见此情形，深有被侮辱的感觉，也都亮出兵器，大有火拼的架势。

东护法则立于一旁静观其变，看向华陵天的目光多了几分钦佩。面对魔教的如此胁迫还能从容以对，此人看来是个人物，不可小觑。

绿儿扯扯自家主子的衣角，小声说道：“小姐，快想想办法呀，不能让他们在这里打起来。”

慕容云舒无比赞同地点头，道：“杀人请出门右拐，城外西北方向八里处有个乱葬岗。”

绿儿捶胸，暗想：小姐啊小姐，这一边是你的夫家，一边是太子表少爷，你怎么还能一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的淡定样？每年拜几次佛你就当自己是尼姑了啊！

华陵天则忍俊不禁，眼中多了几丝苦涩。是他不够分量，不怪她太冷静。

这位未来的教主夫人不入魔教实在是暴殄天物。以上为魔教众人的一致心声。

东护法诡谲一笑，故意走上前向华陵天赔罪道：“我们家夫人就是这种风格，让公子见笑了。”

华陵天剑眉陡然一皱，倏地握住拳头，差点一拳打出去，但终究还是忍住了，冷冷地说：“我与云舒青梅竹马，她是什么风格我比外人清楚。”

这句挑衅味十足的话彻底惹火了没耐心又爱动武的魔教众人，短兵相接，眼看一场不可避免的群殴即将来临。

慕容云舒兴趣缺缺地打了个呵欠，无心看这种暴力场面，转身正要走，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道极慵懒而嚣张的男音：“阁下确定自己是她的内人？”

慕容云舒循声看去，只见一男子白衣如雪，风度翩翩地从天上落下，俊雅飘逸，风华绝代。他的长发没有像时下成年男子那样束起，而是披散开来，随风飞扬，很嚣张的味道，与他那俊美的五官一样。

“参见教主！”魔教众人跪下齐呼，脸上净是得意之色，大有靠山来了谁怕谁的味道。

虽然早有答案，可亲耳听到他们叫他教主，慕容云舒心中还是不可避免地掀